新西部小说丛书

西徙鸟

XIXINIAO

曾经的冰川、雪山、湖泊、雨水和爱情去了哪里？我们必须寻找回来。

汪泉 著

WANGQUAN ZHU

读者出版集团

DUZHE CL

敦煌文艺出版社

新西部小说丛书

西往鸟

XIXINIAO

汪泉 著

WANGQUAN ZHU

阜阳师范学院图书馆
藏书

读者出版集团
DUZHE
敦煌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徙鸟 / 汪泉著. —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09. 8
（新西部小说丛书）
ISBN 978-7-5468-0053-0

Ⅰ. 西… Ⅱ. 汪… Ⅲ.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Ⅳ.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 133556 号

西徙鸟
汪 泉 著
新西部小说丛书
策　　划：王忠民
项目负责：王　跃
责任编辑：贾海燕
装帧设计：石　璞

出版发行：敦煌文艺出版社
地　　址：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730030）
电　　话：0931-8773298（编辑部）
　　0931-8773235（发行部）
印　　刷：甘肃新华印刷厂
开　　本：710 毫米×1020 毫米　1/16
印　　张：18.25
字　　数：296 千
版　　次：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9 570
书　　号：ISBN 978-7-5468-0053-0
定　　价：2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1

高戛戛穿梭在高高的桐树下，像老鸹飞在天上投下的一个黑影。多少年以后，他才意识到这鸟一样的宿命对潴野泽周围的人们而言是何等的无奈。

他一边跑一边嘴里咕叨着。

——我让你娃子喝三碗泥水水子！打你三十鞭子——打死你！不行，十六的人要打五十鞭子——打死你！把你赶出潴野泽——

暮春的午后，庄子里很安静。人们都在安逸地睡着午觉，老鸹也在树上睡午觉，它们眯缝着眼睛，将黑油油的身子藏在浓绿的树荫当中，享受着从树叶间吹来的微微清风。

其实，各种树也在睡觉。这些树的南面有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潴野泽，湖水泛出蔚蓝色的水波，水汽清凉；北面是一望无际的沙漠，漠风阵阵。无边无际的绿树就在水域和沙漠之间，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样，仰仗着养活他们的潴野泽和石羊河，日子过得静谧而闲适。只有哗哗流淌的石羊河没有睡意，它总是以持续的激情，像赴约的少女一样，哗哗奔向潴野泽。

高戛戛在庄子里跑蹿了好一阵子，最后在那颗最大的桐树下停止了脚步。

——你消停得很，——胡喊山！

肩胛骨像藏在衣裳下面的两根木棍，眼角掉着两疙瘩黄啦啦的眼屎，高戛戛的声音也干巴巴的，正如老鸹的叫声一样。

一声喊过，大桐树上的两个老鸹很不耐烦地也叫了三声，反感地在天上旋了一圈，复又落在那棵树上。周围树上的老鸹也像传染了反感一样，很不情愿地哇哇叫了声，复又落下。像水面上的涟漪一样，那些藏在树里面的老鸹前前后后传染了一阵反感，整个村子又归于平静。

胡喊山正躺在暮春午后的树荫下眯缝着眼睛纳凉，他连眼皮也没有眨一下。高戛戛相信胡喊山早就醒了。

胡喊山的确被吵醒了。其实，随着高戛戛怒气冲冲的脚步和声音同时到来的时候，胡喊山已经醒了，只是从睫毛间扫了一眼那草人一般的高戛戛，又严实地闭上了他那灼灼有光的三角眼。他早就听清了这直呼他大名的娃子叫高戛戛。他心里一阵恼火：这个屁娃娃才多大的岁数，老子四十八岁的人了，你小贼不叫我

胡干爹也就算了，竟然直呼大号，嘴上的黄毛子还没有褪就这么大的口气！他嘴角竖起的一抹横肉抽搐了一下。他还是没有睁开眼睛，他希望自己的第三只眼睛能够看清这个毛虎狼娃娃究竟凭啥如此张狂地叫嚣。

——胡喊山啊——

高戛戛看着这个睡死了一般的胡喊山，又大喊了一声。树上的老鸹猛然间再次听到这尖噪噪的左嗓子叫声，显得十分不耐烦，跟着又大叫一声，呼啦啦飞了起来，在天上旋了一圈又落在了胡喊山头上的树丫杈上，两个乌溜溜的眼睛惧怯地顾盼着树下的一老一少。

胡喊山还是没有答应，他的眼角周围的三道皱纹连一道也没有动一下，他闭着的眼睛，看见这十三岁的高戛戛因为生长速度过快，导致肌肉远远没有赶上骨骼的发育速度，格外精瘦的身材戳在那棵大桐树下面，就像一棵凋了叶子的白杨树苗子一样。他心想这娃子今天定然要闹事。他努力克制那从脚跟里升腾起来的怒气。

——胡——喊——山——

高戛戛这一次喊声就像三块石头，稳稳的一颗一颗砸在了胡喊山的心口上。

——日你妈！

胡喊山的眼睛还是没有睁开，只是那抹嘴角的横肉猛抽了一下，又很快复原，如果不是他盯着高戛戛的嘴脸，他怎么也不能确定这话是从高戛戛的嘴里面冒出来的。

树上的老鸹被这个又猛又狠又快的声音彻底惊起，哇地叫了一声。

——我敢——日你妈！

高戛戛听了这三个字，脸上的汗水直往下流，但他还是迅即回骂。

胡喊山睁开眼睛的同时，身子已经腾空而起，老鸹从树上哗地飞起身来，哇哇叫了两声，很不耐烦地向西面飞去。高戛戛已经随着老鸹的身影向前面飞奔。

——今个我把你这个孽鬼踏不死我不是人！

胡喊山甩开大裤裆，开始疯狂地追高戛戛，裤脚下的风扇得沙土旋起一卷又一卷的风。

——来来，你老杂种有本事追我——

高戛戛一面跑，一面回头看那胡喊山是否已经停下了脚步。可是，跑了半天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胡喊山的大裤裆还在他的后面像一面旗一样甩打，高戛戛不得不求救。

——胡喊山打人呢，救命啊——胡喊山打人哩！

高戛戛毕竟只有十三岁，他的小脚巴腕子里还没有多少的力气。眼看着胡喊山撵上了，胡喊山的手也已经快伸到了他的后羊尾巴上，这时候，一声喊叫把胡喊山的手挡了回去。

——胡喊山，追我的娃子干啥哩，老不惘惘的一个大人撵娃娃！

高福子斜刺里撵过来，挡住了胡喊山。

——你问你的娃子，问！问！问啊——啊？

胡喊山气喘得很不匀，话说得极不连贯，嘴唇泛青，脸色泛白。

——戛戛，你站住！你站住叫这个老鸡巴打给我看！

听到了他爹的声音，高戛戛的腿陡然软得像两根面条子，再也迈不开半步了。他喘着粗气，进一口，出不来一口似的。

——他的娃子胡五十六在湖边上……上……干……干坏事，糟蹋水呢，糟蹋水——莲，你不去管，你来打我！

——你妈的蛋，胡说啥！五十六是你干哥哥！

高福子撵上去给了高戛戛一个嘴巴。高福子原本想给他两个嘴巴，但是给了一个后，正准备给第二个，他爹起来的手又耷拉了下来。

——实话，我骗你是丫头养的。庄子上谁家的女人在湖里洗东西？啊？就胡五十六领着辛水莲在塘坝边上洗澡哩！

高戛戛挨了一个嘴巴后，又记起他找胡喊山的原因，他捂着脸、拖着哭腔嚷道。

——你狗日的胡说啥，在哪里？

胡喊山寡白的脸色稍有缓和，又听到这个惊人的消息，一下又变得煞白。他心里想：五十六不是不懂这个道理，他都是十六岁的人了，而且，多少年来，在潴野泽边上住的人谁不知道在这湖水里洗澡的下场——十六岁以下的人糟蹋湖水和河水（洗澡、洗衣服、洗牲口、洗脏东西），喝泥水三碗，鞭笞三十；十六岁以上的人糟蹋湖水和河水，鞭笞五十，逐出潴野泽五十里以外居住；十三岁以下的女娃娃糟蹋湖水喝三碗泥水，鞭笞三十；十三岁以上的女人糟蹋湖水，鞭笞五十，逐出潴野泽五十里以外，不得嫁在五十里以内的村子里；投湖而死者火

葬，不得掩埋。

——跟我走，但你骂我干啥？说——

高戛戛高耸的肩胛骨极不协调地抖动了一下，他瞪了一眼他爹，理直气壮地说。

——你一个大人家，撵得娃娃跑，像个啥球样！个家的娃子不管，尽卵啥椽子！

高福子的一句话噎得胡喊山几乎接不上气来。

——也是你的干儿子！

胡喊山总算想起了这档子干亲关系。

高福子的三角眼睛和儿子的眼睛一样，此时闪着匕首的光芒。

——你驴日的有没有家教，你的娃子喊我啥？你问——

胡喊山僵白的腮帮子连续颤抖了三次。

——你叫你胡干爹啥？说——

高福子匕首一样的三角眼直逼他的娃子的三角眼。

——胡——喊——山——

高戛戛的小三角眼眨了又眨，倒退着步子，声音微弱地回答。

——畜生！你这个没有家教的东西！

高福子一个箭步冲上去，一个嘴巴抡在高戛戛的脸上，继而一脚踏在了高戛戛的胸膛上。高戛戛呃了一声，跌倒在地上。高福子又抬起那穿着锥梆子鞋的大脚时，高戛戛嘴角青紫地瞪着他爹，蜷缩的身子像一张弓一样开始往后拉开。

——怎么了，怎么了——

一个女人的惊呼还是没有挡住高福子踏下去的大脚。

但这次高戛戛从那大脚下滚开了。

——你干啥哩，哪有把娃娃这么价打的。

那女人顾不得自己的身子，张开膀子抱住了高福子。

高福子明明感觉到了那女人的两团肉热乎乎地挨了他的脊梁，他的怒气霎时消减了许多，一把推开那女人。

——你挪开——

那女人被高福子搡了一把，一个趔趄倒在了高戛戛的身上，那女人的大屁股

便压在了高戛戛的腰上。高福子才看清楚原来被自己推倒的女人正是辛拖鼻子的女人，胡喊山的远房妹妹胡尕艾。

胡尕艾眼睛瞪着高福子，脸色已经怒红，她的尴尬来自于多事。胡喊山这才急忙伸出手把胡尕艾拉了起来。胡尕艾顾不得羞耻，转身又把高戛戛拉了起来。

——爹，那娃子干坏事你不管，你打我干啥哩！

高戛戛扭着脖子，大声喊。左眼角的眼屎被滚出来的一滴泪水冲下来，又被擦烂了黏在脸蛋上，而右眼角的眼屎还在眼角下悬乎乎地垂挂着。

——你少管闲事，胡家的娃子杀人放火是胡家的事，和你有啥关系！

——谁的娃子杀人放火了？你满嘴里不要砸糨糊！

胡喊山的手指头就要指上高福子的脸了。

——有本事去看啊——你没有屄脸去看了吧？

高福子这句话说得胡喊山的指头一下耷拉下来。

——走，妹妹，这个卵子说你的侄儿子在湖边上干坏事，你今个做个证，我们都去看，谁不去谁就是丫头养的！

胡喊山拉着胡尕艾的手，转身就往湖边上走。

——怎么了，大哥——干啥坏事哦？

——干啥坏事？你说——

胡喊山又转身盯着高戛戛说。

——你去就知道了，不要磨时间！

高戛戛这次是清楚了，他知道胡喊山已经耽误了好长的时间，他已经上当了。严格地说，是他们爷父俩上当了。他眼睛瞪着他爹，边走边说。

——要是让那个娃子走了，你可不要怪我，是你在这个地方打我耽搁了时间。

——你前头快些跑，不要让那娃子跑了！

高福子对自己的娃子的责备没有理睬，他现在关心的正是儿子关心的。

——你打得我的肚子还疼，我怎么跑——

高戛戛一面开始跑，一面嗓子有些哽咽。他才觉得自己很冤枉，但这样的冤枉多了也就习惯了，他心想这次一定要把这冤枉洗清。

高福子心里盘算：这一次要是你胡喊山的娃子真正干了什么丢人事，我的娃

子的打是坚决不会白挨的，到时候看你怎么收拾你的这个先人。

高戛戛瞪大了小三角眼，努力地在湖边上搜寻。

四月，湖面干净得像一面蓝色的镜子，没有风，湖面上闪烁着碎银子一样的光点，一眨一眨，灵动而自在，似乎湖里面藏着多少的宝石或者珍珠玛瑙。在碎银子上面，不时有鱼儿拽着水花跃出水面，逗得水面上的鸭子和水鸟哗然飞起，在水面上画出一轮又一轮的弧线，又很快落下。无边无际的水面上远远近近长出腿肚子高的芦苇，断断续续，翠绿翠绿。湖边上是高高低低的柳树和杨树，树下的地面已经被新草覆盖得严严实实了。

沙漠边缘的气候在四月的午后已经很热了，但是靠近湖水的地方却气温宜人，不凉不热。

这四个人一前三后，眼睛都远远打量着湖边。

高戛戛开始脚步轻盈，像一只猫一样，在湖边上跑开了，这样的脚步对他这个单薄的身子来说正合适。此时，他已经淡忘被踏了一脚的痛苦，他所担心的是五十六会不会突然消失在他的视野当中。因为他刚才明明看见胡五十六和辛水莲在湖边的树林子下面亲嘴，还把臭脚丫子伸进了湖边的石羊河水中。而他之所以要把这件事捅出去，是有深刻的没齿难忘的原因。

2

回想起来，高戛戛仇恨胡五十六的原因在于他十岁那年的那一天。其实，高戛戛自认为那一天早晨运气是不错的。

那天大清早高戛戛起床的时候，他抹着眼睛端着门外的脸盆去缸里打水，看见一只蜘蛛悠闲地趴在缸沿上，他心里一阵惊喜，他的爹妈打小就给他讲，早见蜘蛛有喜哩！他不知道这喜从何来，他小心地把那只蜘蛛用扫帚扫在了他的破帽子里，敬神一般地端出了门，倒在了树园子里，还恋恋不舍地趴在树园墙上看了又看。那只蜘蛛在原地停了半刻，掉转那戏剧脸谱一样的脸（大概和张飞的脸差不多），两只眼睛瞪了高戛戛一眼，似乎很不屑一顾，转身钻进了罂粟花丛中。四月的罂粟花叶子已经像孩子的小拳头那么大了，绿茵茵地伸展着腰肢，充满自信地孕育着艳丽的花朵和花朵下面醉人的鸦片骨朵。看着这些，他心里已经非常喜悦，他妈在一边问他趴在墙上看啥，他说看看罂粟花开了没有。那是四月的光景，罂粟花还没有开。他妈骂他傻子，可是他心里还是高兴得很，嘴里没有说，但是心里想：你们早上见了蜘蛛要念叨一天，今天我也终于见了，肯定有好事等着我。

而高戛戛和他的爹妈都没有搞清楚，为什么早见蜘蛛有喜的道理。反正，他们只要在早晨见到蜘蛛，哪怕在中午饭之前见到蜘蛛，他们都会高兴一天，在高兴中期待什么喜事降临在他们的头上。其实，这是先人们为了保护动物，不让人们祸害动物才编出了这样的话语，一边让人们获得心理上的满足，再者让人们有意无意地去爱护生命而已。如果高戛戛明白这些，他肯定会嘲笑他爷见了苍蝇都舍不得打，还要拿上缨刷子，漫天轻轻挥舞一阵，将那恶心的东西客气地请出门外。甚至他爷爷见了屎壳郎也要用扫帚轻轻扫进簸箕，将那东西送出大门外的大粪堆上——还怕饿死这个可怜的生命呢。

那天早晨，他妈给他炖的是鲤鱼汤，他几乎没有喝上两口。他借口太热，就端着碗出了街门。他蹲在门口的时候，呼呼吹了两口，他认定他妈不会怀疑他的举动的可疑性时，转身将一半鱼汤倒进了狸猫儿的碗里，接着他又将一少半倒进了黑狗的狗食盆，然后端着剩下的鱼汤在院子的树下面转了三圈。等到他妈收拾完了早饭的锅碗瓢盆，他的鱼汤已经被狗和猫吃了个精光，他只是象征性地在碗

边上呼啦哗啦喝了两口，就进屋撂了饭碗，赶着他的三只羊，晃晃悠悠出门了。

出了门，他打着响哨，将牛皮鞭子在那精光光的路面上打得啪啪直响。他心里想：多少次将自己的饭给他心爱的狗和猫给上一点，都被他妈发现，并且遭到那尕尕脚妈的一顿狠踢，之后又要受到一顿比那尕尕脚踢在身上还难受的教训，总的说来，主要教训内容如下：

——粮食是给人吃的，给狗吃了那是遭罪，给猫吃了那更是遭罪；狗天生就是吃屎的，猫天生就抓老鼠吃的，至于剩了的饭汤，人实在吃不下去了，又不能当剩饭，是可以给狗的。还有，馊了的饭，也可以给狗。

——首先要给狗，狗是给我们家看家护院的。它可以赶走贼娃子，可以吓跑狼虫，可以吓走鬼。但是猫比起狗来，那就差远了，只是一味地吃了睡，睡了吃，有时候可以抓个老鼠，再能干什么？什么也干不了，再就是吃，吃人要吃的东西，那只有剩饭了！所以，猫和狗是不能和人等同的，所以，粮食是不能糟蹋的，要是让猫和狗吃了粮食，就等于人和狗和猫没有区别了。没有了区别，人怎么管狗，怎么管猫？只有不把粮食给猫和狗，才能让狗给你摇尾巴，才能让猫给你念经，这样，你才是主人！

——再说了，粮食就是我们的生命，不省着吃粮食，浪费了粮食，人就没有饭吃，就会被饿死！

——没有粮食我吃鱼！

高戛戛又一次突然反驳他妈。

高戛戛的妈一听这话，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看着这个不小的儿子，竟然停顿了半天。

——哼，鱼！鱼，哪有那么多的鱼！没有了粮食，就没有鱼了！

——没有粮食怎么没有鱼了？鱼又不吃粮食！

——粮食是啥东西种出来的？他妈瞪着眼睛问，胸有成竹地问。

——是地里种出来。

高戛戛自信地盯着他妈的眼睛回答，但他没有发现他妈回答不上来的惊恐和回避的眼神，反而，眼光当中满含答案地微笑着。

——你想想，光有地能种出庄稼吗？

他妈笑了。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再就是人受苦嘛。

——还有呢?

——粪！猪粪、驴粪、马粪、牛粪、狗粪都要。

——还有呢?

——再不需要啥了。

——你说没有水能行吗?

他妈笑着说，脸上饱含着水分。

——水呀？湖里多的是！

——娃娃，没有水就没有粮食，没有粮食，哪来的人活命啊？我才叫你不要糟蹋粮食！水也不能……

一听他妈还要进一步阐释关于水的问题，高戛戛一溜烟跑了。

高戛戛刚刚到了石羊河的边上，就看见一只兔子蹲在远处的草丛边，他知道这只兔子是早早来到河边喝水的，这正合他想吃个兔肉早餐的愿望，尤其是烧着吃最好。他旋即伏倒在地上，旋起抛肚子，一个石子儿“日”的一声往兔子方向飘去。他赶紧伏平了身子，兔子以为它的上方来了什么敌物，一个箭步弹起，向羊群的方向奔来。高戛戛精瘦的身子在兔子快到了他和羊群夹角的时候，纵身而起。那只兔子活该命尽了，见人猛然立在前面，不得不一个箭步跳进了石羊河。高戛戛没命地跳进了河水，逮着那水淋淋的兔子上了岸，提起鞭杆，在兔子的脑门上轻轻一下，那兔子“吱”地叫了一声，就颤抖着身子，摊开了乱抓乱蹬的四个爪子，呜呼哀哉了。高戛戛三下五除二剥了兔皮，扒了肠肚，燃起了一堆大火，将那兔子挑在一根长长的棍子上面，开始烧起了他理想的早餐。

——戛戛，一个人狗毛乱臭的烧啥哩?

不知啥时候，胡五十六站在他的身后，突然大喊。

戛戛的心里十分不悦：你狗娃子卧到粪堆上装什么大狗的姿势，你不就大我两岁吗？何苦这般挖苦老子！更何况老子还是自力更生的人，又没有吃你胡家娃子的一根草！可是转念一想，毕竟人家是赶在了这个节骨眼上，不好生伺候，恐怕难以摆脱今早被他纠缠的噩运。转而，他的表情从一个眼神开始，变得十分可爱，他那精瘦的嘴脸突然焕发出喜悦的光彩，小小的三角眼散发出聪慧的目光，对着五十六笑开了。

五十六惶惶然看着高戛戛的笑脸，半天缓过神来。

——你笑个球，烤个烂兔子笑个啥？

——五十六，这个兔子是个死烂了的货，烤出来也就看看，我都不吃，你还吃吗？

——那你还笑个球，我吃你那烂东西？我们家一圈的兔子都没有人吃。昨个后晌我爹从沙漠里打死了一只八斤的兔子，我们一家子都没有吃完，我这阵子打出来的嗝还是兔子嗝，我吃你那烂兔子？老子走了！

五十六的眼睛里闪烁着十分神秘的色彩，走了。

高戛戛吃完兔子，发现自己的鞋不见了，他的心里有些慌：这双鞋是他妈刚做出来的新鞋，他都舍不得穿，他爹专门为他锥了牛皮帮子。刚才抓兔子的时候情急之下下河弄湿后，他把那双鞋急忙晒在了河岸的草坡上，可是现在居然连鞋毛也找不到了。他心里顿时产生了一秒钟的恐慌。于是高戛戛心急之下又忘记了兔子的肉香和今天的好运，忙忙坎坎地开始寻找自己的锥帮子鞋。正在这个时候，身后乱哄哄来了一帮子人，转身一看，原来是他爹和胡喊山等人。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犯了什么错误，一看爹那灰不沓沓的脸色，他的脸色立即发生了瞬时的连锁反应，呆呆地怔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

——你在干啥呢？羊呢？

——羊呢？

高戛戛转身一看不见了羊。

——鞋呢？

高戛戛的脑子里满是他那锥帮子鞋，那牢固的鞋，那散发着新鲜牛皮味道的鞋，那走起路来轻巧得像云一样飘的鞋，那穿在脚上一下让他忘记了身体重量的鞋，让他穿着似乎想走哪里都有可能的鞋，可是现在突然不见了！高戛戛愣在那只烤兔子的面前，不知道该怎么办。关键是这双鞋的后面是他爹那狠笃笃的眼神。结局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丢了这双鞋，一顿毒打是挨定了，尤其是他爹胡喊山，随手抄起个什么东西，对他的身体的任何部位都将是惨重的灾难。

——在这边呢？他的鞋在这边呢？是不是新的锥帮子鞋？

五十六在距离高戛戛有百步之遥的河边兴奋地大喊。

大家跟着五十六的声音来到了河边，他的手里提着那只水淋淋的黑色锥帮子

鞋，五十六的表情和动作和早晨的高戛戛提着那只兔子的样子神似。可是，五十六觉得这双鞋要比这只兔子更有意义一些：兔子可以再抓，可以再吃，但是鞋掉在河里的机会不多，糟蹋河水的人更加不多。当然了，糟蹋河水最终受到惩罚的人更加不多！可是今天的高戛戛恐怕是近年来的第一个人了！

没有更多的争议。

高福子领着高戛戛回到了饮马湖村，其余的人跟在后面。

当时的高戛戛只有十岁，他没有反抗，没有辩解，没有对五十六表现出惊人之举，只是在一路上直勾勾地盯着五十六。五十六在前面还幸灾乐祸地笑嘻嘻地应对着高戛戛的目光，后来开始回避，再后来五十六的目光不敢再看这个比他小三岁的孩子的眼睛了。他落在后面越来越远，只是偷偷看着高戛戛的背影，再后来甚至连高戛戛的背影也不敢看了，只是低头看着路。走着走着，五十六终于迈不开他的脚步了。他坐在河边上，想把自己的鞋也扔进河去，他后悔自己的聪明之举，他设想是否和高戛戛和好，提着自己的湿鞋去和高戛戛一起接受村上长老的处罚。但是最终没有选择后一种补救措施。

按照惯例，高戛戛被他爹绑在了村上的那棵神圣的大桐树下面，长老胡八爷手捧着那本黄啦啦的宣纸本子和一条油光闪亮的牛皮鞭子，来到了大树下面。这时候，村上的人已经全部静悄悄地站在了周围。对胡八爷而言，根本就算不上宣读，他对这些条款已经熟悉得像种庄稼一样。因为在他七十八年的岁月当中他见过的这样的场面已经不下十次了，但是只有一次对他来说是刻骨铭心的：因为自从那件事以后，他就有了女人。因此今天对他说来，仅仅算是宣布，那种宣布几乎是对当年那件事情的回忆一样。因此，他的声音平静得像石羊河的流水一样，没有高低起伏，没有骇浪惊涛，就像说梦话一样，听起来却又像来自远古，让人无声地服从。那声音是无可辩驳和无可争议的权威：高戛戛，十岁，男娃子。不到十六岁，糟蹋了河水。有这双鞋为证。按照祖宗的规矩，十六岁以下的人糟蹋河水，鞭笞三十，喝泥水三碗！十六岁以上的男子糟蹋河水鞭笞五十，逐出潴野泽五十里以外居住！十三岁以下的女子糟蹋河水……

胡八爷苍老的声音中途停下了。停了一阵子之后，他撅着屁股默默走了，人们才知道他该说的都已经说完了。高福子这才提起皮鞭将他的耻辱全部倾泻在了鞭子上，啪——

——妈呀——

高戛戛大喊了一声。

——哥，把牙咬住！

高戛戛的小弟弟高雹子倒吸了一口凉气，在一边似乎为他哥哥受过。

一只黑色的大鸟从树梢上哗然旋起，又哇哇叫了两声，向西面飞去。

啪——

高戛戛的牙关咬得咯嘣嘣响，他再没有喊妈。而他的妈早就泪水涟涟，五十六的妈急忙扶住了高戛戛妈的胳膊。

啪——

啪——

高戛戛的嘴张开又合上。

所有孩子的嘴张开又合上。

高戛戛的嘴合上又张开。

所有孩子的嘴合上又张开。

所有女人的嘴张开又合上。

所有女人的嘴合上又张开。

男人的嘴角都动了动，又动了动，后来也就不再动了。

十鞭子下去，高戛戛的脸色有些变化，原本黑红的脸色变得煞白煞白。高福子脸色黑紫黑紫，好像喝了烧酒一样。

高雹子站在一边，张大了嘴，一直合不拢。

有人急忙端来了一碗泥水。

高戛戛的嘴张开了，按照惯例，高戛戛妈亲自接过水碗，将那碗泥水倒进了高戛戛的嘴里。其实，大半倒进了高戛戛的怀里，装在了衣服里。

高戛戛一个激灵，黄色的泥水从嘴角流出来，伴随着他大口的喘息，掺和着唾沫，流下脖子，钻进了他那件泛白的蓝色汗褂子里面。后来顺着那蓝褂子的对襟纽扣，一直流到了裤裆里，滴滴答答的液体顺着高戛戛的裤裆流了下来。后来，有人说他的裤裆里是被他爹打出来的尿。还有人骂他爹高福子简直是个二球，对自己的儿子都下得了这样的手，真是个混球！再后来高福子走了。

高雹子三两步窜到树下，哆嗦着手解那绳子。

——哥，疼不疼？

——不疼！

高福子的妈狠狠瞅了高雹子一眼，扶着儿子在众人毒辣辣的目光下回家了。

3

胡八爷到临死的时候只记得一件事情：那就是他的女人（在当时还不是女人，只是个丫头）被绑在邻村——大柳树村的大柳树上，挨了一顿鞭笞，那哭声是那样的凄惨。临死前胡八爷说了两句话就咽了气。

——不要——打——我的——女人——

——西面去——

那是三四十年前的事了，说起来似乎已经非常遥远了，似乎是五六十年前的一样，或者八九十年前了，或者更远。那时候的胡八爷不叫胡八爷，只是叫个胡狗蛋。这个名字现在的人当然都不知道了，或许也有知道的人，但是谁又敢叫呢！

那时候他还是个十六七岁的闷头小伙子，他拉着家里的脚猪去大柳树村的马二爷家里。他知道是去干什么，不但因为他长大懂事了，而且有一次他就亲自在四十里堡的他远房的姑爷家里，看见他家的脚猪趴在他姑爷家的母猪身上喘着粗气，一上一下地活动着身子，那脚猪的眼神里几乎没有什么更比那母猪好！不就是这么回事吗！不过他回来的时候背了他姑爷家的一斗扁豆子（本来是两斗，看在他姑奶奶给了他一双绣花鞋垫子的分上，他自行决定只要了一斗。回来还得到了他爹的高度称赞，包括他妈也对他十分满意）。

但是，这次他临走的时候他爹还是一本正经地说了那句原话：把脚猪拉到马二爷家，回来的时候背上二斗豆子！后来又补充说：如果是麦子要二斗半！扁豆子还是要二斗。如果是荞麦面也要二斗半，那是杂粮！不能和麦面比……不要漾掉了！他听着他爹的这些话，心里来了气，可是他还是安静地忍受，没有发言。这是对他爹无声的抗争。连最后他爹问他：听着了没有？他都没有吭声。他爹开始粗着脖子问：耳朵叫驴踢聋了吗？他说：就是。

然后他拉着脚猪出门了。

一路上开始生他爹的气，后来慢慢想他爹这样算账也是为了他好，还不是为了给自己娶女人吗？女人的问题又开始盘桓在他的脑子里，就像那头脚猪一样，满脑子现在想的肯定是它将要面对的母猪是何等的温顺等等！其实，他的心里清楚得很：不就是配种吗？他心里越想越有些着气：他妈的猪干这种活还能挣粮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